

还有多少尘封的历史未被解密

长篇小说

重机枪

秋林 著

HEAVY MACHINE GUN

一部让你热血沸腾心跳加速的小说

首次真实披露

“国军”士兵敌后抗日惨烈场面
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民族英雄们
永垂不朽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还有多少尘封的历史未被解密

长篇小说

重机枪

秋林 著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机枪. I / 秋林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640-3090-2

I. ①重… II. ①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5090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68944990 (批销中心)
68911084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20.25

字 数 / 321千字

版 次 /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张沁萍

定 价 / 32.00元 责任印制 / 母长新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人在枪在！枪亡人亡！” / 1

“占彪听令！机枪连重组一个班，占彪仍任班长，
现命令你们全力完成保护机枪连抗战武器装备的任务！”
占彪九人异口同声喝道：“人在枪在！枪亡人亡！”

第二章 浴血英雄 / 53

谭营长转过身发着狠说：“我们一定要争取把他们拉到共产党这边来。打鬼子太需要这样的铮铮铁汉了。国军要都是他这样的好汉，南京和武汉哪能打这么惨。”

第三章 同仇敌忾 / 105

占彪站前一步说：“我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和我的师兄弟和你们一样都是庄稼人，我们只认得打鬼子。当我的兵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要不怕死不怕苦、是仗义的爷们儿，一个是专打日本人不打中国人。……”

第四章 抗日班的升华 / 157

这场追击战打得轰轰烈烈，公路附近村子的百姓都来观战，好多百姓也一路拣着战利品加入呐喊助威的队伍中。……追击队伍中的国军士兵和新四军战士个个情绪高涨杀红了眼，一直打到县城边。

第五章 脱胎换骨 / 211

“全体抗日游击班，立正——！”场内外的官兵听罢齐刷刷地立正，只听小峰喊道：“让我们以六条军规，为大邳和小玉的婚礼壮威！”

百多号人齐吼：“服从命令，不许擅自行动！”

“做优秀军人，会打枪，会武术！”……

第六章 山口联队的噩运 / 265

“我们九人都是共产党员，但我们共产党人能扔下正在打鬼子的同胞不管吗？……”

占彪笑着拍拍隋涛说：“我可是收了九名共产党员啊，加上小宝，你们可以成立党支部了。”

第一章 “人在枪在！枪亡人亡！”

“占彪听令！机枪连重组一个班，占彪仍任班长，现命令你们全力完成保护机枪连抗战武器装备的任务！”占彪九人异口同声喝道：“人在枪在！枪亡人亡！”

高连长咬着牙发着狠说：“占彪，要答应我，如果我不死，就一定要把这批重机枪交到我手里！”占彪提起右膝又一个立正，也发着狠大声重复道：“只要我不死，一定将这批重机枪交到高连长手中！”

一拳砸在身旁的石墙上，低喝了一声：“畜生！狗日的畜生，给脸不要脸！”回到洞口，占彪气愤地说：“狗日的鬼子把我们昨天埋起来的战友的坟给扒开了两座。不行，我们得改主意，动手教训他们！”

占彪看看洞口的阳光又沉声嘱咐道：“记住，如果我们不走运被鬼子发现了，不管剩下几个人，一定要退守洞里坚持打下去，谁也不许投降，战死拉倒！如果有一两个活下来的，要想法子回老家报个信……”大家都沉默着，知道打起来以后胜负是很难说的，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凶恶的日军，同时又是只有九个人的战斗。……

轰炸之后

在一片惨叫和呻吟声中，占彪站起来，大脑一片空白。

遍地血肉和残肢断躯。会唱川剧的副连长仰面躺在不远处，军装已碎，全身黑一块红一块，下半身已经不见了，圆睁的双目望着天空满是恐怖。轰炸前一刻，大叫着扑向两个学生兵的二排长，现在三人相拥着死在一处，已经分不清谁是谁。

占彪不忍再看，仰起了头，硝烟中，隐约看到西侧山壁中惊飞起一群蝙蝠。

“娘老子的小日本，还没照面呀，还没照面就毁了我们。——出师未捷……出师未捷身先死啊！”看着遍地的死伤者，高连长欲哭无泪地嘶喊，他的左臂晃荡着，袖子已被鲜血染红。幸存的战友们陆续站起来，全都目瞪口呆地傻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迅捷的身形冲向高连长，是占彪。他几步就到了高连长身旁，快速地朝高连长的左肩前后拍打了几下。高连长知道这是给他止血，咬着牙挺着，“占彪呢？占彪死了没有？”其实他已经感觉到了身边的占彪，但还是喊了出来。

这是1937年初冬。

淞沪抗战最后阶段，中国守军在近三个多月的激烈抵抗后溃退下来。

溃退的军队漫山遍野，带来了恐慌，都纷传着小鬼子武器先进，战斗力强，是不可战胜的魔鬼军队。在日军追击下，溃退的国军乱成一团，路上遗弃了各种破坏掉的辎重装备，各部队建制被打乱，军官找不到士兵，士兵成群结伙自寻出路，成建制的连以上的部队很少。

占彪当年属国军第22集团军，是川军将领邓锡侯的第45军125师81团机枪连上士班长。他所在的重机枪连是一个建制完整、装备精良的德械连队，全连配有6挺马克沁重机枪外加8挺捷克轻机枪，弹药也充足，所以作为特遣部队离开第45军驰援上海。

重机枪连是随全团从川中紧急出发的。先是徒步出川，然后乘火车再改坐汽车，最后汽车没油了，才弃车徒步行军，但还没有到达指定地点就遇上了大溃退，只见漫山遍野的国军士兵如潮水般从他们的身旁向后方汹涌而去，络绎不绝。

在溃兵的洪流中，大部队被冲散，重机枪连很快就失去了和团部的联系，但全连160名官兵还团结在一起。由于还没有接触到日军，尽管不免人心惶惶，却还保持着士气。中尉连长高大庆本打算在原地伺机与日军交战，但看到失控的局面也很无奈地向西转移。

这天中午，全连到了一个山谷，高连长命令就地休息。于是将插着树枝的重机枪和轻机枪一溜儿摆在山谷西侧，各类装备和弹药也放在一起。160名官兵挤在东侧山壁下，正在埋头吃饭。就在全连官兵的大意和毫无防备中，三架日军飞机突然俯冲下来各投下了两颗炸弹，其中的四颗准确地落在挤在一起吃饭的官兵中。真是一瞬间的事情，占彪听到炸弹的呼啸声本能地翻滚在旁……

浙西的天目山，重峦叠嶂，峡谷纵横，被誉为“江南奇山”和“天目灵山”。天目山东临大片平原，秀美水乡一望无垠。在天目山伏入平原的一条山麓，有座不大不小的山谷，在当地百姓眼中是个圣谷，也有人视为鬼谷。有关这个山谷的传说很多。传说中，这山谷在夜里时常闪出点点火光，甚至还有类似夹杂着日本歌的哭叫声。即使大白天，路过这里的人也能感到丝丝的悚然。

这山谷南北向，出了山谷南口不到五里地，有个大点的镇子叫靠山镇，

山谷北出口不远有个依着河的镇子叫靠水镇。山谷全长八九百米，两端的山口处很窄，仅有十多米。进入山谷后平地渐宽，也较为平坦，最宽处约近百米，马车、汽车均能通行。其实绕着山外是有条公路的，但这条山谷却成了穿山而行的一条捷径。山谷的两侧均是峭壁，以它不变的苍劲和冷峻，见证着历史，见证着这山谷里来来往往的车马人群，任由时光流淌。

这天，蓝天白云，秋阳高照。这条不知名的山谷来了两伙儿不速之客。两台丰田越野车从北山口进来，一台金杯11座面包车从南山口进来，两路人马都停在山谷正中位置。面包车上下来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身边跟着一位穿着夹克衫的年轻小伙儿。越野车上也下来一位老人，戴着日式礼帽，由一个毕恭毕敬的穿着中式长裙的女孩儿搀扶着，身后还有几人喋喋不休地说着日语。

两位老人在自己晚辈的相拥下，不约而同地仰望着西侧山壁上高约三十米处的一条长约十几米的山棱，默默无语。山风时急时缓，穿过山谷发出阵阵呼声，是那样的低回凄婉，好像在倾诉这里发生的故事，隐隐中似乎听得出曾经的惊心动魄、荡气回肠。

日本老人静默了一会儿，转身朝着北山口，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去，在一处岩壁缝隙前停下，又是立正又是鞠躬，然后又缓缓回到山壁下。这时，另外的那位老人已在山壁下，正和年轻小伙儿讲着什么，点点山壁又指向山谷，举手投足间全无老态，那声音那动作无疑是名老兵的风范。日本老人静静地看了一会儿，便招呼陪同过来，耳语了几句。

“山本先生是从日本专程来旧地祭悼当年二战亡灵的，请问这位老先生，您是……”

“我是当年守在这里的中国军人，我叫占彪。”

自称占彪的老人回答的同时，也疑惑着开始打量山本。

山本听罢，小眼睛顿时一亮，上下端详着面前这位腰板挺直的中国老人，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道：“我是当年险些死在这里的日本军人，我叫山本纯次郎。”接着向占彪深深地鞠了个躬，一个标准的富有诚意的鞠躬。这个鞠躬让占彪感受到了这里有着对中国军人的尊重，也有着对当年侵略中国的歉意。

占彪也欠了下身，“我是不是也应该说声抱歉了，是战争让那么多人死

在这里。”

两位老兵相对咫尺！而当年，在这山谷里，要是也如此之近，那一定是你死我活了。

山本身边的女孩儿也在注视着比自己高出一头的中国小伙儿。迎着女孩儿的目光，小伙儿大方地向她点头说道：“这是我爷爷，欢迎你们来到中国做客，我叫占东东。”占东东把“做客”二字咬得很重。日本女孩莞尔一笑，鞠躬施礼，然后主动伸出手来，用流利的汉语说道：“我叫樱子，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爷爷能遇到您爷爷真是不虚此行了……”

也许是受孙儿辈们的影响，两位老兵也各自上前一步，彼此伸出手来，握在了一起。战争结束了，中日友好了，两位老人眼里是既兴奋又复杂的神色。

随后不久，樱子摆上了折叠靠背椅，两位老人坐在一起，由樱子做翻译，交谈起来。

山本急着先问道：“非常想知道，贵军那天是在哪里设伏的。是那个地方吗？”说着他指了下西侧山壁上那个凸起的山棱。

占彪点点头说：“没错，那是个山洞口，我们当时就是在那里开枪的。”

山本也点点头：“果然证实了我的猜测。只是，这么高的山壁你们如何能上去，又如何把武器运上去的呢？”

占彪看着山本平静地说：“战争往往会创造奇迹的，而且我们这伙人都会武术，身体素质非常好。”接着他也发问：“你们当时真的没有发现我们在这上面开的枪吗？”

山本苦笑道：“我是第三批进入山谷的，不知道前两批有没有人发现。你们……你们下手太狠了，前两批一个活口没留。”山本说着，站起身来，对着山谷又是一个立正。然后，不待占彪说话，接着说道，“当时我就很怀疑这个地方，就因为觉得不好攀爬才没有深想。再加上前线催行的命令一道接一道……”山本接着又疑虑地看着山洞，“你们为什么在这里设伏呢？我们如果不抄近路，会沿着绕过这座山的公路前行的。”

占彪看看东侧的山壁前，那里已是一片茂盛的花草。老人的眼前似乎又重新浮现了那惨烈的一幕，挥之不去。他语气沉重地说道：“因为，我们在这里流了血。”

占彪听到高连长喊着自己，便低声说：“高连长，我在，我能挺住的！我们都能挺住！我们……还有青山在……”高连长听着占彪的话喘了口气，眼里一扫狼藉的现场，命令道：“占彪，你快看看，还有多少喘气的！”

这时高连长已冷静下来，彰显出了指挥官的理性和果断。他把没有受伤的士兵分出一部分给伤员包扎伤口，又派出几个人去山谷外拦截友军的急救药品，同时，指挥所有能行动的战士就地掩埋着死者。统计出的结果：全连160人，共死亡34人，重伤待死的是48人，轻伤29人，只有49人没有受伤。所幸的是，弹药堆在了西侧的山壁下。

突然，一个上士从死尸堆里尖叫着跳起来，一看就是刚刚苏醒。只见他右手抱着一只血乎乎的断臂，四处狂奔。每踉跄一步，左肩碗大的环状断臂口都跟着喷溅出一股鲜血。

正给一个伤兵的大腿止血的占彪大喊：“商班长，别跑了，一会儿血流尽了，快站住！”

“疯了咋的，”高连长对身边的两名士兵下令，“快过去给你们班长包扎！”两名士兵摊着双手表示什么包扎用品都没有了，见高连长眼一瞪只好追了过去。没想到那个商班长把断臂扔下，掏出腰间的手枪嘴里喊着：“日本人来了——！”抬手对着追来的部下就是一枪，砰地打在士兵肩上，中枪的士兵翻倒在地。另一个士兵见状就往回跑，商班长瞪着血红的眼睛追了过来，疯狂地挥着枪呼叫着。

高连长眼一闭，对旁边一个拖着伤腿正保护他的少尉说：“聂排长，成全他吧。”拄着捷克机枪的聂排长顺过枪管一个点射，愕然站住的商班长扔掉手枪捂着胸口仆倒在地。周围的人都木然地看着，高连长一转身，大家又都继续做起自己的事。

因为失血而脸色苍白的高连长忙完这些事情后，又皱着眉看着遍地草草包扎的伤员和一溜完好无损的重机枪。占彪心里也很清楚，高连长是在考虑着要武器还是要人的问题。如果带上伤员走，49名没有受伤的士兵勉强可以带走77名轻重伤员，但如果要带重机枪走，即便拆成零件，一挺马克沁也有117个零件，重达49公斤，加上轻机枪和弹药，49名士兵是根本带不走的。过去，可是全连士兵包括征来的六挂马车在驮负着这些武器啊。

占彪看到一路上有很多撤退的国军把一些重装备炸毁，心想炸毁这些重机枪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得赶快离开山谷，找到战地医院救治伤员，不能婆婆妈妈的因小失大，人是最重要的。

果然，高连长做出了炸毁机枪的决定，成箱的子弹和手榴弹陆续地放在了重机枪下面。占彪好心疼这些重机枪，就这样炸毁太可惜了，还没有为抗战立功呢。他又抬眼看了看山壁上飞出蝙蝠的地方，心头突然一动，急忙跑到高连长前请示：“报告连长，上面好像有个山洞，我先上去看看，如果能放得下这些装备，我愿意留守在这里。”

重建一个班

高连长听到占彪的请示，抬头看看陡峭的山壁，又看看重机枪，这些武器是军人的命根子啊，有一线希望能保存下来他也会争取的。他忙点头示意占彪快上去看看，但他看着这足有三十多米高的山壁为占彪发愁，怎么上去呢？而且山壁下方有十多米是向内凹进，攀爬十分不便。

全连官兵都知道高连长对占彪的喜爱和倚重。不仅因为在当兵前两家各自所在的村子相距不远，而且两人都练过武术，更让高连长高看一眼的是占彪超出他自身年龄的冷静和聪明，每每遇到棘手的事情高连长总是把占彪叫到连部商量。连部的军官和各排排长也都很服气占彪，因为占彪从不张狂，和大家都是兄弟相称谦逊有礼。要不是连排级军官编制齐整，高连长早把占彪提为排长甚至副连长了。

占彪转身就打了一个口哨，接着又用本地方言大喊：“师弟们，拢过来！”虽说都是川军都说四川话，但川内各地都有自己的乡音。占彪的哨声一起，四处便有八条汉子直起腰奔过来。占彪的话音刚落，八名汉子已站在他面前。占彪迅速地查看着这几人的伤势。还好，其中只有三人是轻伤，两个伤在小腿，一个伤在背部，都是无大碍的擦伤。

说起这九人的关系全连官兵都知道，他们九人是一个村的，是打小在一起练武术的师兄弟，占彪是大师兄。占彪有这伙儿师弟也是大家敬畏他

和高连长倚重他的另一个原因。但大家都不知道他们的武术功底有多深。他们总是每天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习武，而且总是争着出夜哨摸黑练武。其实占彪九人也不清楚自己的功夫拿到江湖上来算什么程度。从小到大只是埋头苦练，一直没有和外人动手的机会。而现代战争都是热兵器的天下，武术更是难得有施展的机会了。另外，大家都不知道，占彪和他的师兄们在当兵前就摆弄过枪械。在武术风气很浓的家乡，他们九人在乱世中当仁不让地担负着保卫全村的責任。师父过世后长兄为父的习俗使占彪早早在村里主事。不满二十岁的占彪很有权威，村里的大事小情都由他算计安排。他自作主张，把村里筹来买20支步枪的钱改买了一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和五支步枪。十里八乡一传开，远近的土匪很少敢招惹他们村子。他们在没有教官的情况下，按自己的土办法练出了打重机枪的身手。不过，还没来得及在实战中显露。虽然刚参军时围剿过红军，但军长邓锡侯和红军达成默契，总是隔了一天的路程追赶红军，他们从来没对红军开过枪。只是在打靶时他们露过两手，还毙子里拔大个被称为重机枪神射手。现在他们都是各班重机枪组的正射手，是这个重机枪连的战斗骨干。

从参加部队开始，这九兄弟便相约在一起互相照应，可以不在一个班，但不能分出一个连。活要活在一起，死要死在一处。刚才正因为他们这九人都是习武出身，在炸弹落下的时候，本能的护身应急反应救了他们自己。

“那上面有山洞，我们把重机枪藏上去。三德，甩飞抓！”占彪指着山壁下令。

叫三德的士兵长得十分瘦小精悍，最小号的军服穿在身上都有些大。他边从腰间解下拖着长长牛筋索的飞抓，边看了看高度说：“我的飞抓只有五丈长，还得接三根背包带。”

那时的士兵背包带标准长度是6米，接了三根后有三十多米了。三德运了口气，把飞抓留出一米多手里，抡得呼呼风响，然后一甩，飞抓拖着长长的尾巴抓在了山壁凸起的里面。三德抖动着拽了两下，越拽越结实。

“强子，搭梯子！”随着占彪的喊声，身高体壮的强子稳稳地走到绳子下的空处，扎住马步。……很快的，由七个人搭起了人梯，最上面的人已经扶到了山壁下沿。这时，三德手捋绳索，脚蹬人梯，一口气攀了上去，接着占彪也攀了上去。

这里确实是个山洞，洞口很矮只有半人高，但却有五六米宽，成了一个扁平的洞口。山棱的凸起处只是洞口下端的延伸，探出近两米多远，不露痕迹地把洞口遮挡住了。让人称奇的是，凸起的边缘向上卷起，好像天然的胸墙，更像楼房的阳台。从“阳台”退两步就可入洞，真是天然的机枪掩体。如果在“阳台”两端各架一挺重机枪，可以封住左右的山谷口，正中还可以放一挺重机枪，正指向山谷中间的腹地，也就是刚才他们吃饭时被炸的位置。

进了洞，迎面一股凉风袭来，看来里面还有出口，这就意味着有了退路，这更让占彪欣喜。进到洞口里面，完全能直起腰来，借着洞口微弱的光线，可以看清这里是个两米多高的宽敞空间。又往深处摸索，根本看不到尽头，更绝的是，先是上坡，延伸了十多米便拐了个近乎直角的弯。上坡可以防止被丢进手榴弹和倒灌水，直角弯可以设成一夫当关的埋伏，真是易守难攻的格局。还能细听到深处的滴水声！

因时间紧迫，占彪没有再继续深入，急忙返回地面向高连长汇报。

高连长听罢，想了一下，问占彪：“你有多大信心保住这批重机枪？”

占彪一个立正，举拳发誓：“人在枪在！枪亡人亡！”

高连长右手一拍占彪的肩，带着自己左臂的伤口倒吸了口冷气，先是小声说了句：“实在是舍不得你呀。”接着一咬牙大声下令道，“如果这样，这八个人都给你，你们给我听好了！”

占彪一招手，师兄弟们迅速地站成一排，三德像松鼠一样顺着绳子坠下来加入队伍。

“占彪班长出列！”高连长一声喝。占彪向前一步一个立正：“第22集团军45军125师81团机枪连上士占彪听候命令！”

高连长继续喝道：“占彪听令！机枪连重组一个班，占彪仍任班长，现命令你们全力完成保护机枪连抗战武器装备的任务！”占彪九人异口同声喝道：“人在枪在！枪亡人亡！”

高连长咬着牙发着狠说：“占彪，要答应我，如果我不死，就一定要把这批重机枪交到我手里！”占彪提起右膝又一个立正，也发着狠大声重复道：“只要我不死，一定将这批重机枪交到高连长手中！”

接着，高连长命令把全连的干粮、炒面等食物都集中留下，能够保证

他们九人坚持一两个月。占彪刚想推辞，高连长眼睛一瞪，占彪不再作声。

所有的武器装备，高连长只带走了三挺轻机枪、十几把手枪和必需的生活用品，其余的武器和装备全部留下。包括6挺马克沁重机枪，5挺捷克轻机枪，中正式步骑枪120支，手枪9把，7.92毫米轻、重机枪和步枪通用子弹48箱，手榴弹30箱，手枪子弹6箱。装备则是五花八门，把这几天高连长一直想全连轻装扔掉的东西都留了下来。

最后高连长向占彪告辞：“我们还要抓紧抢救伤号，你们就自己搬运吧。弟兄们，保重！”说着，高连长又解下了身旁挎着的德国蔡司望远镜递给了占彪。

占彪率全班列队向蹒跚离去的部队敬礼目送。黄昏里，战友们越走越远，远处的枪炮声清晰可闻。离开大部队留下后将是什么命运等待着他们？谁也不知道。残阳下，九兄弟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悲壮感、孤独感、无助感、失落感交织在一起……

部队撤离后，占彪指挥师弟们做了两套结实的绳梯和四只吊篮，闷着头，费了不少工夫，趁着月色，匆忙地向山洞吊送所有的武器装备，一直忙到半夜。然后，占彪把九把手枪发给大家，要求人不离枪，又把所有的轻、重机枪设为临战状态，在洞口处设了两挺重机枪，里面拐弯处设了三挺轻机枪，心细的刘阳还在洞里给马克沁重机枪接了几桶循环冷却水。最后在洞内铺设了九个舒适的行军床。

拂晓时分，大家都已是疲惫不堪，吃了点干粮，纷纷倒在行军床上大睡起来。守在洞口为大家站岗的占彪也不小心睡了过去，丝毫不知山谷里的危险已悄悄降临。

“请问占先生，那天上午我们过去了很多部队，包括旅团和联队指挥部，贵军都没动手，为什么偏偏选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开杀戒？”山本老人又发问了。

占彪的回答令山本哭笑不得：“哦，那太可惜了。那天我们在上面一直在睡觉，没有听见下面有军队过。”说罢，占彪望着东山壁下半晌不语，山本刚才也知道了那处是中国军队被炸的地方，默默地随着望过去。

占彪接着回答道：“大开杀戒是因为你们的重机枪中队也在这里吃饭，

他们还把我们前一天掩埋的战友扒了出来……我们流了多少血就让他们也流多少血！”

占彪这伙人一气睡到中午，一路的溃退再加上藏枪实在是太疲劳了。睡在洞口不远的占彪先被山谷里嘈杂的声音惊醒，他暗自吃惊，怎么睡这么死。来到洞口探头一看，马上缩回头来。哇，满山谷的日本军队，他们在休息吃饭，而且就在对面昨天国军吃饭的东山壁下面，足有一个中队二百多日军。

日军的中队相当于国军的一个连，一个标准的步兵中队共 180 多人，包括一个 19 人的中队部和 3 个步兵小队（相当于排，每小队 54 人）。日军与国军编制相应的单位人数要比国军多得多。如果是日军的甲种师团人数会更多，一个中队能达到 250 人。

占彪急忙回洞里把师弟们一一叫醒，大家聚在洞口分析着眼前的形势。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隐藏自己保护武器，一个是突然袭击打击敌人。最后，占彪确定了第一个选择，要隐藏好自己，保护好武器。“如果藏枪的地点暴露了，敌人会盯上的，就完不成保护武器装备的任务了。”师弟们也纷纷点头称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听从大师兄的安排。

听着山谷里越来越纷杂的吵闹声，占彪一按手，让大家伏在洞口，自己又悄悄爬出，卧在阳台观察。突然，只见他一拳砸在身旁的石墙上，低喝了一声：“畜生！狗日的畜生，给脸不要脸！”

回到洞里，占彪气愤地说：“狗日的鬼子把我们昨天埋起来的战友的坟给扒开了两座。不行，我们得改主意，动手教训他们！”原来日军看到五个新起的大坟丘上扣着钢盔，知道埋的是军人便扒开搜查钱和金牙，其中一个日本兵还得意地举着从尸体绑腿里割出的法币炫耀着，引起众多日军的吵闹。

让占彪改变主意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这次看清了日军这支部队也是玩重机枪的！

日军在吃饭位置的北侧架着两排武器，一排摆着 18 挺歪把子轻机枪和 9 个 89 式 50 毫米掷弹筒，一排是 12 挺 92 式重机枪，也一溜架在那里。占彪想着一百多名死伤的兄弟，哼，打垮了我们的机枪连，老子也要消灭你们一个机枪中队！血债要用血来还！